

战斗在引洮工地上的人们



战斗在引洮工地上的人们

第三集

中共甘肃省引洮上山水
利工程局委员会资料室編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1959年·兰州

战斗在引洮工地上的人们

第三集

中共甘肃省引洮上山水
利工程局委员会资料室編

*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蘭州市白銀路)

甘肅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3号

甘肅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甘肅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·1 1/4張·34,000字

1959年11月第一版 1960年4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3,096—6,117

*

統一書号：T 10148 ·68

定 价：(8) 0.19元

目 錄

挑河風雪夜	傅 坤 (1)
天 車	燕 斌 (9)
奪紅旗	雷健英 (13)
考 驗	孟慶林 (16)
工地醫院的一天	第三地区医院 (22)
白手起家办工厂	刘玉珩 (23)
頑强不屈的人	張云清 (27)
創造、革新的能手	会宁工区 (30)
工具改革中的一面紅旗	定西工区 (33)
搭天梯	陈文儉 李登泮 (35)
日夜奋战尖山頂	会宁工区 (38)
路	滕保慶 (42)
腰斬宗丹嶺	(47)
紅色皮筏手	陸开華 (49)

洮河風雪夜

傅 坤

一整天了，太陽都沒有露面，灰白色的陰云，低低的壓着山頭。傍黑的時候，忽然下起大雪來了。飄飄揚揚的雪花，漫天飛舞。高大的盤龍山，被白茫茫的雪霧籠罩着，看去已模糊不清了。但轟隆轟隆的爆破聲，仍繼續的從山上傳來。

狂風卷着雪花，發瘋似的吼叫着，向戰鬥在盤龍山上引洮爆破英雄們示威。爆破隊長李永剛，冒着風雪，邊跑邊對着喇叭筒喊：“同志們，下雪了，加勁干呵！五十個萬方炮的年終大爆破，就要到了。我們一定要保證按時完成任務，向一九五九年元旦獻禮。再大的風雪，我們也要堅持戰鬥到底。”正在緊張進行打眼裝藥的爆破隊員們，齊聲應道：“沒問題，風雪是阻擋不住我們的。”隨後，鐵錘敲打鋼釐的響聲，一陣高過一陣。炮洞內石塊碎落，火星飛濺。可是，風雪也好像在有意和人作對，越來越大，整個盤龍山已被銀白色的積雪，遮蓋得嚴嚴的了。不一會兒，風卷着雪團，直往炮洞里灌，裝藥手老王對李永剛說：“隊長，藥不能裝啦，雪灌進洞里來了。”李永剛聽了猛一愕，心想：“這倒是個大問題呵！藥裝不上，那就不能保證按時爆破了。”他想到這裡，感到事不宜遲，馬上跳出炮洞，去通知大家搶堵炮洞口，擋

住雪往里灌。爆破隊員們，一聽說堵洞口，赶快把鉄錘鋼釵放下，就七手八脚的忙着搬石头，扛木板，左呼右喊的投入了這場緊張的战斗。

这时，天已經黑下來了，李永剛焦急地想：“五十个炮洞口，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堵完呢？”于是，他便把棉襖一脱，紧了紧腰帶，大声吆喝着：“快呵！加油，我們要和風雪，进行一場激烈地爭夺战呵！”年青的爆破隊員們，个个精神抖擻，虎彪彪的，象群小老虎一样，在隊長李永剛的帶領下，一拥而上，与風雪搏斗起來。

風雪越來越大，隊員們的战斗情緒，也越來越高。在夜影里，隊員們的來往跑动，象一条条黑色的巨龍，在山腰里爬行。爆破隊長李永剛，真是干劲冲天，冲鋒陷陣，一馬当先。他一連堵了六、七个炮洞，連口大气也沒有喘。在这風雪漫天，嚴寒封鎖的高山上，他却汗流浹背，臉燒手热，身上穿的那棉絨衣，都被汗水浸透了。

經過三、四个小时的搏斗，終於战胜了風雪，五十个炮洞口，已全部堵好了。这时，風雪仍嘶声吼叫的向山上猛扑，爆破隊員們却唱起了勝利的凱歌，

我們不怕雪，
我們不怕風，
我們是引洮英雄。

.....

歌声压倒了風雪的吼叫，向着山下的洮河川飄去。李永剛看了看天，便把棉襖一披，迎着扑面的風雪，高声叫喊道：“同志們，我們收兵回营了。”

天黑，山陡，新修的羊腸小路，又被雪蓋上了，路是实在难走呵！爆破隊員們，只得慢慢地往山下移动。李永剛正

走着走着，忽然觉得身上有点發冷，便停下來，想把披着的棉襖穿好。这时，走在李永剛身后的孙尔虎，一步赶了上來，指着山下的灯光，对李永剛說：“隊長，你看！大媽还在等着咱們呢？”李永剛向着尔虎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見他們住的村子里，一片漆黑，独有村头的一家小屋里，透射出了一綫淡黃色的灯光，那就是他們住的郑媽媽家。李永剛对尔虎說：“大媽真关心咱們呀！不管刮風下雨，天寒地冻，总要等我們回去才睡。你看！風雪这么大，她老人家还在等着咱們。”尔虎說：“听說大媽还是个模范軍屬呢，村子里不管大人、娃娃，你就問吧，沒有一个不說大媽好的。”李永剛点了点头，繼續向山下走去。

二

在盤龍山下的洮河岸上，有一个名叫迎水坡的小山村，村子里，住了总共不到三十戶人家。村前栽了几行白楊樹，光秃秃的枝条，伸向高空；沿河岸的路边上，还有兩棵半搂粗的柳樹，象两个巨人似的守衛着村庄。就在这臨河傍山的村头上，有一个不大的土牆小院，兩間北屋，看來还不算古老，牆上新粉刷了一层白石灰，只是屋門被烟熏黑了半截，顯得破旧一些。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連根草棒也找不到，这就是軍屬郑媽媽的家。

郑媽媽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，頭髮花白，瘦削的臉上，布满了深深的皺紋。过去的窮困生活，已把她压得腰弯背駝了。二十年前，她就死去了丈夫，領着一兒一女，孤兒寡母的过生活。經過千辛万苦，忍飢受餓，总算把兩個孩子拉扯成人了，了結了她最大的一樁心事。解放后，兒子大良参加了解放軍，閨女翠花也出嫁走了。現在，只剩下老媽媽一个

人过日子了。

老媽媽为人忠厚，生活簡朴。日子虽然比过去寬裕了，但她身上还是穿着那件已綳滿了补綫的破棉襖。兒子大良早晚寄几个錢來，她也不随便乱用，把它积攢起來，遇到誰家有了困难，不用你張嘴，她就把錢送到門上來了。因此，在迎水坡，不論大人、小孩，誰不知道郑媽媽是个心地善良，乐助好施的人。

老媽媽还有一个特点，很喜爱娃娃和青年人。逢年过节，弄点另样的东西，从沒有一個人独吃过，总要給左鄰右舍的娃娃們送些去。如果，誰家不肯收下她送的东西，她就把臉一板，生气地嘮叨起來：“看不起我老婆子么？东西送到門上來都不收，我又不使什么坏心……”直到你把东西收下了，她才和你罢休。最后，她还要半埋怨半自責的說：“你早收下不就完了嗎，找着讓我說这些討人嫌的話。媳婦子別見怪呵！人老了就是不討人喜欢。”說罢，就張开那沒牙的嘴，哈哈大笑起來。

去年六月，引洮上山剛开工的时候，郑媽媽家，就住上了三个青年民工。本來社里为了照顧她年老受靜，怕民工吵了她，就沒准备讓民工住在她家。但是，当老媽媽看到有些民工住在草棚里时，她就气乎乎的找社長郑立本去了。一进門，她就嚷着說：“大姪子，你看家家戶戶都住滿了民工，为什么不分給我家几个？又是照顧我老婆子是嗎？人家离鄉背井的來咱这里修洮河，你就忍心叫人家住在草棚里嗎？快分几个到我家去住。”正在她数說郑立本的时候，民工大隊長崔堅領着三个年青小伙子，一步跨进門來，笑嘻嘻的說：

“郑社長，还有三个人沒地方住呢，能不能再給找个地方，讓他們住下。”還沒等郑立本來得及答話，老媽媽就搶过去

說：“我家有地方，就跟我去吧！”崔堅看了看鄭立本，等着他的答复，鄭立本笑了笑說：“好，那就到大媽家去住吧！”老媽媽就沒再說什麼，領着三個青年民工，向自己的家走去。

這三個青年民工，都是二十五、六的小伙子。其中有一個大高個兒，生得濃眉大眼，高鼻梁，寬嘴巴；高身個，膀大肩寬，臂粗腰圓；穿着一身已經洗得發白的舊軍裝，屁股上還補了兩個大補綻，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是個復員軍人，他就是年青的共產黨員、爆破隊長李永剛。

老媽媽回到家里，將外間屋收拾了一下，掃好炕，招呼着三個青年人把被褥鋪上。然後，她才把目光轉到李永剛身上。她仔細地打量着這個新來的復員軍人，看他那身個長象，和喜打愛逗的活潑勁兒，听他那宏亮的嗓門，爽朗的笑聲，多象自己的兒子大良呵！因此，使老媽媽打心眼里喜歡他。

三

今天，老媽媽吃過晚飯，剛剛洗好鍋碗，就看到院子里飄起雪花來了。於是，她趕快跑出去，把院里的筐、籃、盆、罐一類的東西，都收拾到屋里來了。然後，她站在屋門里，拍打着身上的雪，自言自語的說：“雪兆豐年，明年又是個好年成呵！”

天慢慢地黑下來，屋里已什麼也看不見了。這時，她才忽然想起：“雪下的這麼大，永剛他們怎麼還不回來呀！過去這時候早已回來了，今天怎麼啦，該不會出什麼事情吧？”老媽媽心里焦急起來，一會兒伸頭望望盤龍山，白茫茫的一片，什麼也看不見；一會兒又仰臉看看天空，紛紛揚揚的雪花，越下越大。當她沒注意的時候，一股風雪向她扑打過

來，使她打了個寒戰，扭轉身就向屋裡走去。她回到屋裡，先把煤油燈點着，然後，又在炕前生了一盆木柴火，濃煙熏得人睜不開眼，燃燒着的木柴，發出噼噼啪啪的響聲。老媽媽坐在火盆跟前，一邊撥弄着火，一邊惦念着永剛他們。她唸叨着說：“这么大的風雪，又在那樣高的盤龍山上，看把娃子們會凍成啥樣呵！”隨後，她兩眼注視着擺動的燈光，出起神來了。這時，她仿佛看到李永剛，穿着一件很薄的短棉襖，兩手抱着肩膀，站在風雪中，凍得嗦嗦發抖。她坐不住了，站起來又向屋門口走去。

雪還是不停歇的下着，院子裡的積雪，已有半尺多厚了，在夜影裡，映射出閃閃的白光。老媽媽依在門框上，向遠處望了望，仍不見永剛回來，心裡真着急呵！要不是天黑雪滑，她會跑到盤龍山上，把他們找回來的。

正當老媽媽萬分焦急的時候，忽听得院子裡，有沙沙的響聲，分明是人踏的雪響。老媽媽急忙向外間屋裡走去，只聽吱扭一聲，掩着的屋門開了一個大縫，接着走進三個人來，白閃閃的象三個雪人一樣。老媽媽早就認出是永剛他們來了，兩步搶上前去，拍打着他們身上的雪，埋怨地說：“傻孩子，你們就不要命了，風雪这么大，還不早点回來，看凍成個啥樣子了。”說着，就把火盆拉到他們跟前，讓他們烤。在火光下，她看到永剛的嘴唇凍得青紫，渾身顫抖，眼皮耷拉着，一點精神沒有，老媽媽就又趕忙回到自己屋裡，打開箱子，把皮襖拿出來給永剛披上。火盆裡的木柴，呼呼的燃燒着，歡跳的火焰，舔着小伙子們被雪水浸濕的衣服，冒出團團的熱氣。老媽媽心上的那一塊石頭，這時才算落地了。

老媽媽把他們安置睡下以後，關好了門，才回到自己屋

里去睡。由于她是上年紀的人了，躺在床上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不一會兒，她听到外間屋里，傳來高一陣低一陣的鼻鼾声，她想：“娃子們真累了，听！他們睡得多甜呵！”这时，她感到心里很平靜，但是，外面的風雪，吹得屋門哐唧哐唧的响，仍震得她不能入睡。

李永剛因为在回來的路上着了凉，冷風一吹，身上象穿了件冰衫，簡直冷透骨了。因此，在他睡下不久，就感到腦袋象裂了似的疼起來，身上火辣辣的燙人。他知道自己病了，但为了不打擾同伴們和老媽媽的睡眠，他咬緊牙关的忍受着，不肯作声。热度是越燒越高。他終于被燒得有些昏迷不醒了，用力翻了一下身子，就开始呻吟起來。

这时，睡在屋里間的老媽媽，听到了李永剛的呻吟，就悄悄的爬起來，点上灯把衣服穿好，輕輕地向外間屋里走去。她走近永剛睡的炕前，弯下腰去低声問道：“永剛，你病了嗎？”永剛已經燒的不省人事了，对老媽媽的問話，沒有应声，只是呻吟喘息。老媽媽伸手摸了摸永剛的額头，火辣辣的燙手，就自言自語地說：“病重着呢，得赶快請大夫看，等到天明就把人燒坏了。”一想到請大夫，她倒發起愁來了，她想：“在这漫天風雪的深夜里，工区医院又离这兒五、六里路，还要翻过一个陡山崖，这怎么去呵？”

老媽媽坐在炕前，默默地在想主意。王强和尢虎的鼾声，此起彼伏的呼应着。老媽媽低声唸叨着說：“睡的多沉呵！永剛病的这样厉害，高一声低一声的呻喚着，都沒有把他們驚醒。”

永剛的呻吟，却象刀子一样的絞疼着老媽媽的心，于是，她就想把永剛身旁睡的老虎叫起來，到工区医院去請大夫。她站起來，用手輕輕地推了一把正在打鼾的孙尢虎，低

声喊道：“尕虎，快醒醒呵！永剛病了。”但尕虎睡的挺熟，一动也没动。因此，老媽媽又犹豫起来，感到他們劳累了一天，人太疲乏了，还是讓他睡吧，便把手收了回来。但是，永剛的病怎么办呢？能讓他这样燒下去嗎？老媽媽又愁起來了。正在她發愁的时候，腦子一閃，忽然想起，附近高家村不是有个大夫嗎？經常給社員們治病，那就先把他請來給永剛看看，于是，她轉身就向屋門那邊走去。

她輕輕地把屋門拉开，看看雪已停了，風仍嗚嗚的刮着。老媽媽緊了緊衣服，在門后找了根拐棍，就走出屋來，到高家村去請大夫了。

高家村离迎水坡，只有一里多路，但是，要过一个陡坡。老媽媽踏着尺多厚的积雪，深一脚淺一脚的往前走着。一陣陣的冷風，揚着雪粉，向她迎面扑來，她感到象万枚針尖，刺的臉腮發疼。当她爬坡的时候，由于脚小雪滑，一連摔了兩跤，她躺在雪地上，气喘腰疼，好象一点力气也沒有了。但是，永剛的呻吟，仍在她的耳朵里嗡嗡的鳴响，使她一鼓勁又爬了起來，繼續向高家村走去。

不到一頓飯的工夫，老媽媽領着大夫來了。大夫帶上了听診器，給永剛仔細地檢查了一遍，然后对老媽媽說：“是重感冒，先給他打一針退退燒，再給些藥吃，兩三天就会好的。”永剛經過打針治療后，果然，很快就退燒了。老媽媽这才放下心來。

等把大夫送走以后，老媽媽感到非常疲倦，倒在炕上，眼一閉就睡着了。

天 車

燕 斌

清清的洮河，蜿蜒曲折地由南向北流去，河水倒映着兩岸的高山野林，層層的波浪，撞擊在岩石上，激濺起銀白色的浪花，真象圖畫一樣的引人喜愛呵！

洮河流到下寺灣村的西山腳下，忽然拐了個陡彎，從下寺灣前向東流去。

下寺灣是一個小小的村莊，村子里住着十七戶勤勞樸實的藏族人。村前的洮河岸上，有一片平展展的川地，約有七百多亩。村里的十七戶藏族人，就靠耕種這片土地，來維持生活。在反動派統治的年代里，他們雖然終年辛勤地勞動着，但是每年的收穫，絕大部分都被反動政府和封建頭人剝削走了，常年過着忍飢受凍的日子。解放後，他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，生產有了發展，生活也比以前好多了。但是，一遇上干旱年代，這土地仍不保收，毛茸茸的麥棵，最高不過半尺，七百多亩地收的糧食，不夠十七戶人家吃的。下寺灣的村民，多少年來，都眼望着滾滾的洮河從地邊流過，但是，這片肥沃的黃沙地，却干渴着沒法進行灌溉。

一九五八年的六月間，引洮工程開工了。下寺灣的藏族人民，也和全省人民一樣，歡欣鼓舞地到處傳說着。他們眼看着引洮民工，在村前的山腳下，搭蓋了一排排的窩棚，山腰里插上了引洮紅旗，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呵！

一個傍晚，生產小隊長，共產黨員札喜巴多，閑轉着到

了洮河边上，河風呼呼地吹着，非常涼爽。于是，他敞开了衣襟，靜靜地站在一棵柳樹下，一会儿望望波濤滾滾的洮河，一会儿又望望山腰里剛开工的引洮战士們。他心里想：人家能把洮河引上高山，我們为什么不能把楊沙溝的水，引到这片川地上來呢？楊沙溝在下寺灣西面，有六、七秒公方的水量，从溝里流出來以后，就淌到洮河里去了。如果能在溝口筑一道土坝，把水堵起來，然后沿着山坡向下寺灣修一条水渠，把水引到下寺灣來，旱地馬上就可以变成水田，產量就可以提高好几倍，我們的生活不是就可以过得更好了嗎？想到这里，他情不自禁地笑了。他肯定了这个想法以后，便兴冲冲地走回村子，挨門逐戶的征求了一下群众的意見，大家都非常贊成，并要他赶快去找大隊党支部書記阿旺士登，商量修水渠的事情，因此，他連晚飯也沒顧上吃，就摸着夜路到大隊部去了，他找着了党支部書記阿旺士登，把修水渠的想法說了一遍，阿旺士登也很贊成，并立即和札喜巴多一起去找公社党委書記。公社党委書記非常支持修水渠，并鼓勵他們說：“你們回去就搞，党一定動員全社的力量來支援你們。”并指定阿旺士登为修渠的領導人。

水渠正式开工了，阿旺士登率領着九十多个社員，投入了緊張的战斗。他們經過了酷热的夏天，多雨的秋天，嚴寒的冬天，頂烈日，冒風雪，苦战了半年多。由于工程任务艰巨，又缺乏技術經驗，因此，只完成了百分之十五的土石方。过年的时候，修渠工作就暫時停下來了。

春天到了，東風吹醒了万物，洮河里的積冰溶化了，山坡上的野草頂破了地皮，吐出了嫩綠的幼芽。阿旺士登又動員社員去修渠，可是有的群众不愿意上工了，他們說：“去年已經干了快兩百天，还没有个眉眼，修到啥时候才能澆上

水呢？”因此，有人建議：“春耕時節快到了，社里勞力很缺乏，活路又多，實在忙不過來，以後抽時間再修吧！”這確是個困難，怎麼辦呢？阿旺士登為這事苦思苦想起來。

一天夜里，阿旺士登在大隊部開完會回到家里，已經是鷄叫頭遍了。他感到很疲倦，便吹滅燈，躺在床上睡了。可是他因心中有事，翻來復去地老是睡不着，他在想：“眼下快要開始春播了，社里的地都經過了深翻，冀也比往年多上了好几倍，要是能夠澆上水，保證超額完成增產計劃，那多好啊！可是渠啥時候修成呢？”想來想去，總是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，越想越睡不着覺。於是，他干脆不睡了，一骨碌坐起來，點上燈，抽起旱煙來了。不時的煙鍋敲打聲，驚醒了和他一個炕上睡的引洮工程靖遠工區的技術科長陶明同志。陶明睜開眼一看，見阿旺士登望着油燈，愁容滿面，猜想一定出了什麼事情，便坐起來問道：“阿旺士登，为啥還不睡呀？”

“在想一個問題，還沒有想通，睡不着。”阿旺士登懶洋洋地答道。

“是什麼問題？”陶明又問。

阿旺士登把修水渠遇到的困難，便一五一十的告訴給了陶明。陶明沉思了一會，說：“既然修渠的困難一時不好解決，那麼在洮河邊上，安上一個天車，不是一樣可以把水引上來澆地嗎？這樣，不但省工省錢，又能保證春播用水。”

阿旺士登一聽到安天車，感到很新奇。過去也聽人說蘭州黃河岸上，有一種天車可以把黃河里的水車上來澆地，但天車是個什麼樣子卻沒見過，他對陶明說：“我們不會做。”“不會做？我們可派一個木匠一個石匠，來幫助你們搞，你看成嗎？”阿旺士登感激的說：“成呵，成呵！”

第二天，阿旺土登召开了社員会，把陶明的建議向大家講說了一下，大家听了都感激的說：“陶科長想的这办法好，人家真象親弟兄一样关心咱，明天咱們就动手干。”經請示公社党委批准，說干就干，遂抽出一部分劳动力，馬上进行各料工作。

下寺灣的社員們，在引洮民工的帮助下，投入了安天車的緊張劳动。阿旺土登把参加修渠的八十个社員，分成兩隊，一隊修水渠和土坝，一隊修石槽，另抽出几个懂得一些木工活的人，跟着引洮靖远工区派來的木工，学作天車。

修渠的工地上，一片欢騰，歌声、笑声、号子声，和对面山上的引洮民工遙相呼应。社員們在阿旺土登帶領下，个个干劲冲天，互相競賽，因此，不到兩個月的工夫，水渠、土坝和石槽都修成了，只有天車上的鉄軸套，在当地怎么也買不到，工区的鉄工厂又不会制造，沒有这东西，天車还是安不起來，怎么办呢？最后，經過靖远工区党委的研究，决定派人回縣上要一付來，先給这部天車安上。

三月二十五日，天气格外晴朗，春風吹拂着清清的洮水，掀起层层波浪。下寺灣和附近几个村子里的藏族和汉族人民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都穿上了節日的盛裝，敲鑼打鼓，匯集在下寺灣村子的平台上，慶祝第一部天車的造成。

清清的洮水，將日日夜夜不停地流向这片干渴的土地，灌溉那茂盛的禾苗。这是友誼的水，幸福的水，它將千秋万世長流不息，它將使这里的藏族人民，获得更幸福美滿的生活。

奪紅旗

雷健英

在这明媚的日子里，引洮工地上歌声嘹亮，人声喧嚷，充滿了大躍進的氣氛。

紅旗是大躍進的標志，工地展開了奪紅旗的勞動競賽。紅星小隊的平均工效，這幾天一直保持在五十方以上，是個優勝單位，因此，流動紅旗在他們的工地上迎風飄揚。

東風小隊的三十個小伙子，論體質都挺健壯，干劲也不小，但工效總提不高。小伙子們不看見插在紅星小隊的流動紅旗還罷，一看見就象熱鍋上的螞蟻，坐臥不寧，萬分着急。

一天夜里，東風小隊的民工們都呼嚕呼嚕地睡熟了，只有小隊長張程，總是在床上翻來復去。洋鎬、鐵鍬的上下飛舞，雙輪車、三輪車的來往奔跑，在他的腦海里一幕又一幕地出現。他屈指算了一帳，每天每人平均工效三十方，三十人一天才挖九百土石方，按這樣的工效，任務怎么也完不成。張程越想越焦急，心里煩躁得不行，把被子往頭上一蒙，正想入睡，忽然耳朵里又響起了黨委書記的話：“要提高工效，光靠大干、苦干不行，還要加上巧干。”張程的腦子豁然開朗了，下意識地坐了起來，胳膊一甩，粗聲粗氣地說：

“對，就这么干！”这下，把大家驚醒了，王尢虎問：

“隊長，你怎么啦？”